

证性和时常犹豫不决的本性、尚未出现一种独特且旗帜鲜明的洛采学说或学派以及洛采的著作浩如烟海。最后,再加上一个时代的精神和智力模式会形成某些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和观点,可以说,它们随时可被独立的研究者捕捉和阐明,而且人们可以很容易地从这一研究中体会到摒弃一切教条主义和定论的必要性。^①

早在1867年,洛采的思想就成了詹姆士思想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那一年,詹姆士因为健康和学业的原因而旅居国外,在此期间,詹姆士得到一本洛采的《医学心理学》(1852),并立即对该书呈现出的所有内容展开非常彻底的研究工作。詹姆士此时刚开始对心理学产生浓厚兴趣,^②洛采自然成为了他最早的老师之一。洛采的《微观世界》(Mikrokosmos)中包含了《医学心理学》的通俗易懂的重释,詹姆士于1876年获得其第二版德文版(1869)。这部著作的英文翻译版在1885年一经问世,詹姆士就立即把它当作其“哲学3”课堂教学的文本材料。紧接着,他在洛采的巨作《逻辑学》(1874)和《形而上学》(1879)出版后,立即拿到它们并竭尽全力对其展开研究。在此,后者尤为重要,因为它的第三册是关于“理性心理学”的。在1890年洛采的《心理学原理》出版之前,詹姆士已经阅读过所有这些著作,而且除了《形而上学》之外,其余都是在1878年之前读完的,他在这一年(1878年)与出版商为即将出版的著作签下了合约。无可置疑,这些著作在詹姆士敏锐又乐于接受的思维形成的关键时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总的来看,詹姆士对洛采的尊重,不仅体现在经常提到他的名字和参考他的作品,还体现在对他使用的“精细的、渊博的、敏锐的和能干的”形容词中。^③

上述一系列冗长的时间节点清楚地表明,在詹姆士成为一位心理学家的过程中,洛采的思想一定是一个主要的影响因素。在更详细地考察洛采的影响之前,对詹姆士和洛采的卓越人生阅历以及他们在智力和精神上的相似处进行考察,是尤为有益的。詹姆士和洛采两人早期接受的训练主要都是围绕生理学和医学进行的。他们学术生涯的中期都致力于心理学,晚期则都致力于哲学。由于在自然科学方面接受的训练,他们都显示出一种强有力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偏好。然而,在洛采思想中,这种偏好经常会让位于所向披靡的整体论——即洛采从德国哲学运动中的观念论继承来的思想。不过,詹姆士却发现,这些事实并没有为突破强势的多元论思想提供理由。

在解释精神生活时,詹姆士和洛采都强调精神的动力和功能要素。他们既没有作为经验主义者亦或是实验主义者的真性情,也未对这个领域有任何卓越的贡献。在把握生活和存在的意义方面,他们都有非常不易满足的个人需求;因此,他们的学说最终都受到美学、道德和宗教方面的价值观念的影响,而且,他们最终都肯定“实践理性优先”,尽管采用的论据不

① 作者特别幸运地从 Henry James, Jr. 和 R. B. Perry 教授那里获得许可,可以考察威廉·詹姆士图书馆的材料,以及存放在哈佛大学威德纳图书馆珍藏室的大量未出版的詹姆士的笔记、手稿、书信和日记。特别感激佩里教授,提供的与这项工作相关的有价值的线索。

② 1867年,詹姆士在给托马斯·沃德(Thomas Ward)的信中(《信》第一卷,第118—119页)写到:“我已经在生理学和心理学方面,勾画出一定的阅读范围,将在这个冬天进行阅读……我将对已知的内容进行研究,并尽可能在其之上做一些研究。”

③ 斯顿夫写到:“在詹姆士的《心理学原理》中,人们可以发现洛采和布伦塔诺(Brentano)的影子……他经常以赞同和钦佩的口吻提到这两位分析心理学和内省心理学大师。”